

★ 家人

信物

■陈柏清

我赶紧抓住父亲的手：“爸爸，你快给我们讲讲！”母亲用手指点了点父亲：“你啊……”这是有故事的前奏，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和孩子们都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快说说呀！”

父亲说，那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，他负责押运弹药。有一次，他刚历经千辛万苦把弹药运到某高地阵地，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帮着搬弹药，一系列举动引起了高炮营王营长的注意。待一切交接完，父亲准备离开，王营长喊住他：“小伙子，成家没？”父亲笑着说：“只要战争没结束，就不成家。”王营长说：“保家卫国和成家不矛盾。我家有妻妹，正在读师范，就想嫁给军人，我看你合适。你要是没结婚，等战争结束来找我。”父亲见他说得认真，可又觉得战场上“子弹不长眼睛”，就笑着应付了一声：“行！”他刚要离开，却被王营长一把拉住：“把姓名地址写下来。口说无凭，你留下点什么做信物啊？”父亲写好姓名，摸遍外衣口袋，

只有一支钢笔，平时要用来做记录，一时不知留下点什么好。突然，他想起了自己内衣口袋里有一枚毛主席像章，是人朝前老首长为了勉励他，赠送给他的。像章是银白色的，带夜光，父亲极为珍视，一直揣在衣服内兜。父亲

把像章从胸口掏出来，看了又看，非常不舍，还是咬牙用字条包好，递给了王营长。

抗美援朝战争结束，王营长和父亲相继回到国内。父亲辗转打听王营长的消息未果。3年过去，父亲本来已不抱希望了，谁知在一次集训会上竟然碰上了转业到地方当县长的王营长。于是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王营长的妻妹后来就成了我的母亲。

结婚那天，母亲拿出那枚毛主席像章，两人恭恭敬敬给毛主席像章鞠了三个躬。母亲说，她师范毕业后，年龄已经不小了，姥爷一再催促她成家。可是，她拿着那枚毛主席像章，坚信舍得用这么珍贵的物品作信物的人，一定会来找她。

听了父亲讲的这段往事，我们齐声问：“那枚毛主席像章呢？”“像章？”父亲把手垫在脑后，笑了。母亲假装嗔怪地又指了指他：“你爸啊……”原来，父亲有一位战友，自愿支援边疆建设。那时，物资匮乏，分别前，父亲送给他一双不舍得穿的新胶鞋，还有这枚毛主席像章，勉励他积极工作。我说：“爸爸，你那么敬爱毛主席，那么爱妈妈，怎么还舍得把它送人？”父亲摸了摸胸口说：“挂念都在这里。”

听了父亲的话，我们几个不约而同地点点头。

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父亲的枕边经常放着《毛泽东选集》，他能大段大段背诵其中的内容。他喜欢读毛主席的诗词，直到他退休前，诗朗诵《沁园春·雪》一直是单位的保留节目。我们小时候，他会教我们背毛主席诗词。他在窗外的墙上，用墨汁涂了一块小黑板，在那里写上毛主席诗词让我们背，背得好有奖励。哥哥姐姐们在家里的墙壁上、房梁上用粉笔写满了毛主席诗词，他从不责骂，还自豪地跟来家里的客人说：“看看，这是孩子们写上去的。”

有一年，部队发动优秀干部自愿支援家乡建设。父亲毫不犹豫报了名，回到老家贫困的小山村，帮村民们修水库、建河堤。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，他还要带着大家学文化，这一干就是3年。母亲既要上班，又要照顾5个孩子，可每次写信都对父亲说，你安心工作，家里很好，勿念。

那枚珍贵的信物，我虽未见过，可它背后的故事给了我很多感动和力量。父母历经坎坷，从抗美援朝到支援家乡建设，共同的革命理想就像一束光，深深铭刻在彼此生命里。他们的言传身教，也时刻影响着我們。

屋檐下的约定

■屈荣富

周末，奶奶总会在屋檐下等我，这是我们祖孙俩的约定。

入伍后不久，父亲在家里的屋檐下安装了可以语音通话的摄像头。到了休息时间，我就会打开手机，远程看看奶奶。奶奶没有读过书，始终学不会使用智能手机。摄像头成了我了解奶奶近况的“千里眼”和“顺风耳”。

每次打开手机，看见奶奶从监控下走过，我就会大声喊她。第一次时，她不知道声音从何而来，左看右看，甚至去院子外面寻找声音的来源。熟悉了摄像头后，她经常扯着嗓子喊：“休息了吗？吃饭没有？这周过得怎么样……”简单的问候，熟悉的话语，让我格外心安。

有时候，网络有延迟，她就对着镜头摆摆手，一遍一遍喊我的名字，踮起脚尖近听声音，那模样非常可爱。

这种交流是我们祖孙之间特别的相处方式。我所在的军营，离家千里之外。奶奶牵挂着我，我也牵挂着她。

今年，我随部队去高原执行任务。出发前，我告诉奶奶，路上没有网络，周末不必等我。等我上高原安顿好一切，打开手机翻看之前的画面，发现奶奶还是经常在屋檐下驻足，抬头看看摄像头，试探性地问问我在不在。那一刻，我明白，她一直在等着我。

去年夏天的一个周末，我领取手机后，立即打开摄像头软件，但映入眼帘的是椅子扫把等横七竖八地倒在院子里，屋顶用来防雨的雨布散乱在各处。奶奶穿着雨衣，艰难地在大雨里收拾这些东西。我使劲喊她，让她进屋去，但声音还是被大雨淹没了。

8月的雨，下得很急。风，使劲地吹着，猛击着我的心。

这时，奶奶抬头看了一眼摄像头，我赶忙喊她进屋。这一次，奶奶听到了我的声音。她放下手里的活儿，朝摄像头走过来，扯着嗓子喊：“休息了吗？吃饭

没有？”看着大雨里那个小小的身影，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……

后来，我让父亲把屋檐下院子里加了一大截遮挡板。如此一来，就算下雨天，奶奶也可以站在院子里和我说话。

那天，施工完毕。奶奶脸上露出笑容，时不时朝摄像头看看，似乎期待着我的问候。

屋檐之下，像一幅画，我与奶奶隔空相望。

家在长城脚下

■陈玮

★ 情到深处

2001年春，我第一次从南方到北方探亲。爱人所在的单位，位于长城脚下。

我到部队的第二天，恰好是个周末。天刚亮，我俩就去爬长城。晨风微凉，徐徐拂过耳畔，薄雾萦绕下的长城有一种神秘的宁静。灰色的城砖一块一块在脚下铺展延伸，我双脚犹豫着，竟不敢随意踏上这一方沉默的砖石。

爬上山头，极目远眺，明净空灵的蓝天之下，苍翠葱郁的群山之巅，万里长龙起伏飞舞，静默之中，独有一份庄严和感动。此后，我常常站在家属院里眺望，屏息凝视，用心感受它的气息。也是从那时起，长城时常和爱人一起走进我的梦里。

2007年春，我们一家结束两地分居。新家正对着群山，推开窗户，就能看到长城。搬家那天，等我们布置好一切，窗外已是明月高悬。我们毫无睡意，便决定出门走走。月光下，周围一切显得格外空旷幽静。爱人带我来到家属院后面，这里是一片山楂林，在月光下透出浓黑的颜色。

这片山楂林的由来，爱人不止一次跟我说过。多年前，怀着从军报国的梦想，他告别父母，离开家乡，颠簸了30多个小时，辗转来到长城脚下的这片大山里。那时，生活条件比较艰苦，整个营区只有三排平房。爱人和一同从南方来的战友，天天面对长城练军姿、学战术，风沙在他们脸上划出一道道口子。爱人说：“不知为什么，当时训练那么辛苦，但只要看到长城，心里就热乎乎的。”训练场上，老兵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，如今也成了爱人的口头禅：“我们是守护长城

的兵，是压不垮的脊梁。”

凭着这个信念，爱人和战友们顶着风沙，铺平了操场，建起新营房，种下一棵棵山楂树。由于驻地风沙大，土地贫瘠，头一天栽种的山楂树，一夜过后，就被风连根拔起，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。为了把山楂树种活，战士们训练间隙顾不上休息，都忙着给山楂树搭支架、浇水。

20多年后，越来越多的山楂树活了下来，那片山楂林成了家属们最喜欢的地方。

春夏时节，山楂树开花了，军娃们在树下穿梭、游戏，喜鹊在树上喳喳地叫。秋天，树上挂满山楂，家属们遛弯的时候，总喜欢三五成群地到这里看看。等到山楂红透了，选定一个休息日，大家早早等在林外，年轻的战士们唱着歌，排着队，来到山楂林。班长一声令下，战士们一人挎一个军用手包，钻进林子，不一会儿的工夫，摘下来的山楂就堆成了小山。家属们排好队，每个人都能领到一大袋红红的果子。

中秋前后，山楂糕、山楂酱、冰糖葫芦是家属区里最丰厚的“犒赏”。手巧的军嫂们，总是把最甜的山楂糕送给训练场上的战士们。我和爱人带着孩子也年年参加这样的采摘节。每到这时，爱人比我还兴奋。我理解他的这份情感——日日夜夜与长城相伴的日子里，他们就像这一棵棵山楂树，与长风为伍，与寂寞为伴，驻守在长城脚下。他们的心早就与长城连在一起。

后来，因为爱人工作调动，我们离开了长城脚下的那间小屋。今年中秋节晚上，爱人的战友发来一张照片。照片上，山楂林依然郁郁葱葱，红红的果子挂满枝头，仿佛和院外的长城紧紧连在了一起。



家庭秀

一张照片
留存一段历史
一篇文字
写就一身荣光
荣誉室内铭刻着先辈的精神

他们在静静感悟
那是一身军装的坚守
那也是
一个军嫂的守望

陈赫配文

定格 近日，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二级上士韩成昊的妻子米队探亲。图为韩成昊带妻子参观单位荣誉室。

杨浩摄

母亲的枣糕

■门建新

叫它“枣糕”。这样做既可以节省玉米面，还可以供全家人吃饱。”从那以后，“枣糕”这个名字，便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。

约莫半小时后，母亲揭开锅盖，热气腾腾的枣糕便出锅了。大枣的甜味和玉米面的香味夹杂在一起，扑鼻而来，让人垂涎欲滴。我趁热咬上一口，绵绵软软，香中带甜……那些年，我们经常吃到母亲做的枣糕。细心的母亲也总会变着花样，把枣糕做成饼状、长条状或窝头状，每次都会带给我们惊喜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我入伍来到某驻高山部队服役。第二年秋，我收到了母亲寄来的枣糕。母亲在附信中说：

“现在家里条件好了，枣糕中的大红枣自然放得少了些，但掺在里边的面，又多了些其他品种，吃起来更爽口。你当兵在外，很难吃到家乡味道，记得一定要让战友们都尝尝，那样就不会想家了……”当晚，我把枣糕切成若干块分发给战友们品尝。大家赞不绝口，一位同乡战友吃着枣糕，眼眶不由得湿润了，他哽咽着说：“吃着这枣糕，就像又回到了家乡，回到了妈妈身边。”

后来，每逢我探亲归队时，母亲总不忘提前蒸好一锅枣糕，装进我的行李中，并一再叮嘱要分给战友们品尝。每当看到战友们品尝枣糕时绽放的笑容，我的内心就充满了自豪感，并且由衷地

感激母亲的辛勤付出。

那年，我因工作调动，离开了高山部队，而年迈的母亲也因身体不好，再也没给我寄过枣糕。我的心中不免有些遗憾。令人欣慰的是，一次与老战友通话聊天时，他们兴奋地告诉我，细心的司务长模仿当年母亲枣糕的制作方法，又做了些调整改良，时不时让炊事班做枣糕改善官兵伙食。

如果说，母亲的枣糕在特殊年代让全家人填饱肚子，度过了艰难岁月，那么，我在驻高山部队服役期间，母亲邮寄来的枣糕，寄出的是她对儿子深深的挂念，寄出的是她对边防官兵的缕缕深情。母亲的枣糕，香甜美味，是我心中对于母爱最温暖的记忆。



茅文宽绘

★ 那年那时

周末，妻子买回2斤枣糕。枣糕呈深褐色，入口细腻，枣香浓郁。吃着这看不见大枣的枣糕，我想起了小时候母亲做的缀满大枣的枣糕。

我家院子南侧有两棵枣树，一到秋天，树上结满了红彤彤的大枣，甚是诱人。每逢大枣进入成熟期，母亲便会隔三岔五将红枣洗净后与少许玉米面掺和在一起，揉成圆圆的饼子，放在锅里蒸。我曾好奇地问母亲：“这是什么？”母亲边揉饼子，边笑着对我说：“里边加了大枣，所以乡亲们